正法念處經卷第五十九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慎

觀天品之三十八 夜摩天之二十四

尒時菩薩鵝王名曰善時攝諸鵝衆
以正念心利益一切衆生之心觀諸
鵝衆心受快樂獨在一窟思惟念法
如是善時鵝王愛念法樂為他說法
以為悅樂復有餘鵝亦思念法尒時
天衆以歡喜心為求樂故来向此處
觀此大池周遍可愛一切時樹花果
具足天衆觀之及天女衆歡喜歌儛
遊戲受樂百倍增長圍遶大池尒時
菩薩鵝王見天衆已以成就慧而說
頌曰

智者不放逸　能斷於放逸　則昇智慧臺
得無上安隱　若斷於放逸　得勝寂滅道
入此廣大道　智慧到涅槃　放逸能障道
令心過相續　以是放逸故　破壞法橋梁
能壞於善念　失於解脫道　以是放逸故
將人至惡道　以放逸亂心　不覺時利益
不知語作法　不覺如死人　雖住於天身
如畜生無異　放逸癡所壞　或儛或歌笑

或生或退沒　當生已復滅　三界諸衆生
放逸故轉行　造作一切過　惡業之所縛
迷惑一切法　放逸怨所轉　以放逸所害
不知於內法　亦不知外法　不覺失其心
智者所輕笑　而天子行之　無着無人罰
為放逸所害　心樂於遊戲　亦常樂歌舞
於境界無猒　退失於天處　為放逸所誑
於怖處而笑　猶如盲冥人　不知道非道
如是善時鵝王利益他故觀天
衆已住於第一可愛說法鳥衆之中
說調伏偈而諸天衆雖聞其說而不
聽受歌舞戲笑受五欲樂遶池而住
樂觀境界夜摩天中有三大士常為
放逸行天夜摩天衆而演說法何等
為三一者夜摩天王牟修樓陀二者
善時鵝王菩薩三者種種莊嚴孔雀
王菩薩是三大士常為利他而演說
法或有令得聲聞菩提或有令得緣
覺菩提如是大士起魔境界時魔波
旬作如是念此諸大士空我境界欲
捨我去人中沙門四天王中四大天
王三十三天中憍尸迦夜摩天中牟
修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菩薩兜

牟陁天寂靜天王及其眷屬與等諸
人雖住我境而不屬我六天及人我
使能敗除化樂天雖我境界而有大
力我不能亂我今當遣智慧大臣至
夜摩天往亂其法作是念已即與大
臣而共籌量汝當往詣夜摩天王牟
修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菩薩所
而敗壞之汝等三人善能言語善能
變化有大勢力其三人者一名歡喜
二名放逸三名欲迷汝去當至夜摩
天王牟修樓陀善時菩薩種種莊嚴
菩薩所說法敗之時三大臣聞是語已
即下往詣夜摩天衆至善時鵝王所
到已見此鵝王威德勇健勝相無畏
其聲調伏為諸天衆說偈頌曰
此非放逸時　不應生歡喜　此二法生癡
死時有大力　喜烟放逸火　燒无量天衆
境界所迷惑　無目不覺知　能斷於相續
及以衆生行　為境界所迷　不覺知利益
時三大臣聞是語已而說偈言
放逸棄歡喜　一切樂緣轉　放逸故生愛
云何如是說
善時鵝王以偈荅曰

無放逸歡喜 一切樂緣轉 放逸生苦惱

故說蓮花池
時魔大臣放逸復說偈言
樂及於境界 放逸諸天女 又以諸伎術
為第一可愛
善時鵝王復以偈荅
若法生放逸 一切皆是苦 能生大諸苦
行於三惡道
尒時放逸復說偈言
或處於園林 若在蓮花池 或於重閣處
放逸故受樂
善時鵝王復以偈荅
於山園林中 曠野寂靜處 無放逸寂靜
能斷於魔縛 放逸入地獄 或隨畜生中
復生於餓鬼 放逸癡心故
如是善時鵝王說是偈頌荅放逸時
千修摟陁於金窟中遠離放逸而修
禪定及餘天子遠離放逸亦修禪定
千修摟陁既知此事來向大地无量
百千天女圍遶遍滿虛空歌儛作樂
出眾妙音近於天王不放逸天不歌
不儛於咎難時忽然而至尒時千修
摟陁聞鵝王說一切偈頌憶念知已

魔王大臣名曰放逸三人同侶我於
餘天聞其至此一名放逸二名歡喜
三名欲迷於癡人所增長重惑我當
為此放逸大臣說十一法最難法門
破此魔衆
尒時夜摩天王思惟此事與善時鵝
王共籌量已從空而下坐蓮花臺與
无量放逸行天而自圍遶說此十一
種勝上最難法門告諸天衆汝今諦
聽放逸之過我從往昔曾見无放逸
天子名曰安隱為我宣說令我得聞
如此之法乃是迦葉如来之所演說
汝今諦聽善思念之一切天衆說法
鳥衆善時鵝王及魔王衆放逸大
臣顛倒說者為諸世間作无利益住
魔伴黨一切諦聽十一問難勝上法
門所謂十一白法斷於十一垢染之
法欲求真實欲求涅槃欲離魔界畏
生死縛住於寂靜阿蘭若處獨一无
侶欲求實諦欲滅黑闇一心諦聽何
等十一勝上法門斷十一法一者以
調伏斷於憍慢二者正心不乱斷除
二種破戒三者精進能滅懈怠四者

白法能断垢法五者白法能断悪法六者知足能断多欲七者以遠離住断近親里八者以正語断无義語九者正住断於輕掉十者布施断於貧窮十一者智慧断於無知如是十一垢染之法縛人著於放逸樹枝欲離魔境應當断滅畏生死者應断放逸夫放逸者是生死本不放逸者是解脫因尒時迦葉如来欲令一切諸衆生等離生死故說如是法我昔從於先舊天子聞說此法如是天子亦從迦葉如来聞如此法為我宣說次第傳聞我為汝說以何等法調伏憍慢調伏之人一切衆生之所愛重住調伏故断此憍慢麁悪之法憍慢有五何等為五所謂若入聚落城邑或行道路其行速疾不慎威儀或行道路或行非道或抖擻衣或佯跛行正心之人見之生瞋云何此人行不順法為醉為狂是則名為第一憍慢如是憍慢云何而断應正直行不轉不顧直視一尋威儀齊整不抖擻衣不高舉足限齊四指不通肩被衣袈裟

齊等行不持辟此不放逸能斷放逸

復有四種放逸諸比丘比丘等應當斷
離所謂說无益語心不思念不知多
少至施主家不喚更入亦不彈指在
上而坐說於无量無義之言而不覺
知於靜坐處發大音聲觀衆女人无
縁而瞋左右顧視不觀前後眷屬憍
慢盈入他家如是比丘一切世人皆
悉不愛寂靜行者說此比丘名為憍
慢在家出家皆亦如是如斯等過云
何斷除若於施主及以餘人說正法
語前後相應觀人而說觀心而說依
時處說不相違說軟語而說令易解
說法相應說如說而行不觀女人彈
指而入知時出入亦知其相不抖擻
衣不持辟行不作高唾不大音聲美
語說法待問而說不斷他語少言美
說以法語說是名比丘斷於憍慢復
次第二調伏能斷憍慢云何調伏所
謂比丘及比丘等入於他家若聞歌
伎作樂戲笑遊戲之中於他言笑不
聽不樂不味不顧不作多語不說他
惡不自嚴餝而至他家不數數入不

常乞求如是比丘入於他家若本施
主若至異家以此調伏而斷憍慢復
次第三比丘至施主家離說法語說
世俗語說國土論說生天論說於遊戲
歌儛之論說於過去染愛之事近女
人坐者雜色衣而入他家若比丘等
如是憍慢熾然增長何等毗尼能斷
滅之所謂若比丘比丘等入於他家
說出家法說布施論說持戒論讚智
功德說於无常敗壞之法說老說病
說愛別離說自業作說死離別說知
足法說調柔法說苦說集說滅說道
說地進退說破戒過說猒離法說斷
慳法色憍慢人為說色過為說食過
無常破壞說少壯過必歸老壞觀人
深心相應而說如是比丘以調伏故
破壞憍慢復次第四調伏斷除憍慢
不數受於多諸飲食若更有人貪著
食味不知猒足喜至他家亦不親近
隨其所得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若多
若少知足受畜不念他樂亦不味著
不生覺觀一心而行調伏而行正威
儀行調伏比丘及比丘等調伏之法

如是憍慢以調伏法而斷滅之一切憍
慢放逸故生放逸為本於諸功德皆
无利益是故欲求涅槃應斷放逸如
是夜摩天王牟修樓陀善時鵝王為
魔王大臣名放逸等現前為說往昔
天子從迦葉如來三藐三佛陀次第
傳聞為魔眾說云何第二問荅所謂
於不持戒正念現前而斷滅之戒有
二種世間出世間略說心為能持戒
有多種略說二種一者性重戒二者
離惡戒若破性重戒則非迦葉如來
弟子性重戒者所謂煞生非梵行偷
盜具滿三錢若沙彌或盜佛物或盜
法物盜已食之心不悔過亦不還償
覆藏不說如是比丘則非迦葉如來
弟子腐爛敗壞不名法器但以妄語
莊嚴衣服是名破於性重之戒以放
逸故是故迦葉如來告諸比丘應離
放逸如是夜摩天王為善時鵝王菩
薩說法鵝眾及魔王眾放逸臣等坐
蓮花臺牟修樓陀說如是法
復次第三離惡略說九種何等為九
一者淨修一行二者常速悔過三者

順行四者半行五者多行六者輕犯
卽悔七者說道盡行八者破壞行九
者一切行是名九種離戒一切愚癡
凡夫或沙門沙門等以放逸故名不
學者名无智者惡不淨行云何一行
云何離惡輕慢惡見以放逸故毀破
輕戒破已復悔所謂掘地斷草是名
一行
若沙門沙門等若放逸行毀破輕戒
還復悔過如是沙門破一行戒或二
或二或三破輕戒已我還悔過如是
數作數悔是名捨離惡戒非敬重法
非離放逸心常散亂是名破戒悔過行
云何順行放逸增長輕心輕戒不勇
猛學戒能說能知破戒因緣知實不
實於戒法中知破重戒得大重罪堅
持不犯若有難緣破於輕戒不持不
敬不重正法是名破戒悔過比丘
若沙門沙門等云何半行唯學戒法
知重知輕或持不持其心思念護餘
戒衆如是攝心行於半戒餘戒不行
是名半行比丘行放逸行放逸所使
住放逸境不能速得涅槃

異含經第卅九卷 第十張 恢

云何多行若比丘比丘尼或沙弥沙
弥尼優婆塞優婆夷具足持戒如是
順法多行多持離戒不缺不穿不空
雜堅固持不能盡護是名多行
若沙門沙門等云何輕犯速悔如是比
丘或放逸故或近惡友於戒慢緩速
悔令淨或畏地獄惡道之苦尋即悔
過令心清淨於僧前說我作不善心
不覆藏悔已不作是名比丘犯已隨悔
云何比丘說道盡行若比丘比丘等
或於重戒中或破或緩或以放逸或
近惡友速向師悔或布薩時向衆僧
說心不覆藏衆僧示導得聞道故不
復更作畏三惡道不破不緩是則名為
善時羯王說道盡行
云何破壞行盡形慢緩離於禪誦心
不愛樂遊天廟中為求衣服飲食處
處遊行施主之家親近俗人為其驅
使以求安樂是名破壞行如是比丘
身壞命終墮於地獄
善時云何一切行信一切法毗尼為
他人說於輕戒中或不能持一戒二
戒或以性故或无習故不能具持非

不放重作已悔過善時是名一切行
其惡薄少若比丘比丘等少惡破戒
一切皆由放逸過故如是夜摩天王
復以花臺為善時鵝王說法鳥眾魔
子大臣名放逸等說如是法爾時夜
摩天王牟修樓陁以偈頌曰

為放逸所盲　飲於放逸毒　放逸之所縛
將入於地獄　若人放逸行　世間所輕賤
現得不利益　命終入地獄　癡人於晝夜
或往或道行　一切放逸者　不得一念樂
以其放逸故　流行於欲界　輪轉五道中
或從禪中退　若得世間定　生於无色處
輪轉於諸有　皆由放逸故　一切三界中
為於愛網羅　放逸之所縛　癡人不覺知

如是夜摩天王於往昔時從舊天子
次第得聞迦葉佛經為善時鵝王說法
鳥眾及魔大臣放逸等說於十一法
中已說三法何等為三一者調伏斷
於憍慢二者正心不乱斷除二種破
戒一者性戒二者離戒若種善根親
近善友破性重戒近善友故得脫生
死何況離戒是故智者應當勤求近善
知識三者捨離一法云何一法所謂懈

怠捨離懈怠勤行精進則
能滅於一切懈怠猶如放逸於一切法
能作无益一切善法親近善友以為
根本
復次第四自法能斷垢法行等白法
以勤精進斷於懈怠辟如光明滅一
切闇以勤精進斷除懈怠亦復如是
夫懈怠者害一切法隨生懈怠轉轉
增長能壞世間出世間法現在未来
不可稱說无量諸法懈怠之人勢力
薄少人所輕賤亦復不能修理家業
倉箱下賤不能營作治生買易耕田
種殖及以餘事悉不能作不能親近
善友知識以懈怠故人所輕賤皆共
指笑不學智慧癡无所知不知時處
不知自力不知他力若依時節應有
所作現在未来一切應作皆不成就
若人精進則能斷除如是懈怠衆人
所愛衆所敬重初夜後夜心不疲惓
離睡易覺知時而起知時而卧知時
相應思惟而作堅固精進精進為伴
以精進水澡懈怠垢一切所作離垢
成就有所作業或得衰惱精進不退

不怯不惓不間不息若作大事精進
伴故則能成就而不毀壞凡所造作
不假他人識好惡人知自他力善人
所讃衆人供養或王大臣之所供養
大富大力一切鬪諍无敢為敵諸大
力人不能破壞善友為伴知識增長
多善友故有大勢力多受安樂隨所
行處若至異方常得安隱若遊餘方
善人親近隨所有人親近其人致敬
供養以礼待之離懈怠故得如是等
无量功德被大堅固精進之鎧離懈
怠垢能破魔軍能出生死一切善人
之所愛敬發勤精進為同伴故復得
出世間无漏無垢得涅槃道初堅牢
惡塵垢之處緩而難脫以此家宅縛
諸世間妻子眷屬姉妹兄弟奴婢田
宅財物倉庫大愛瀑河精進為伴則
能離於生死怖畏捨家出家服三法
衣精進為伴於家縛中勤精進故而
得出離得无住道勤修禪定習誦正
法欲入涅槃而得解脫知時所應發
勤精進如實知於身口出浸諦知白
相如實知於陰界諸入生滅等相晝

夜不息精進不懈親近善師以智力
便發勤精進習道盡過斷无始流轉
生死之縛如是懈怠一切无利猶如
闇冥一切衆生不利益事是堅固惡
以精進故則能滅之其人如是隨所
得道隨其所得發勤精進則能散滅
一切和合不樂煩惱染縛境界誑惑
一切愚癡凡夫愛詐親善是色香味
觸境界之中猶如惡賊劫善法財物
破壞善法能作一切无利益事不愛果
報非愛財物惱乱一切愚癡凡夫能
令迷乱是故應當捨離境界不應味
著修解脫道令心清淨隨心清淨則
能精進正念无疑以正修行破壞怨
家復以精進為伴侶故能斷貪欲瞋
恚愚癡正觀察斷不受諸有發怨家
已如閻浮提中觀於虛空淨无雲翳
日月清淨光明顯耀其人清淨亦復
如是如病得差如貧得財猶如盲人
行大曠野失於正路得道得眼其人
如是以持禁戒正修行故修行現證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
後有如是離於塵垢於一切縛而得

解脫度於彼岸智慧勇猛離於塵垢
一切皆由精進伴故是故發大精進
能斷懈怠及以放逸生死諸縛尒時
夜摩天王牟修樓陀以迦葉佛偈而
說頌曰
發於精進念 常樂獨靜處 得脫於惡業
智慧得涅槃 發精進為伴 離於懈怠垢
得脫曠野怖 是人得常樂 懈怠及放逸
能障一切法 以此大過故 令衆生苦惱
若求現未樂 應離於懈怠 放逸懈怠人
如狗等无異
如是夜摩天王為善時鵝王說法爲
衆魔王大臣放逸欲迷等說彼迦葉
如来經典從昔天子傳聞而說
復次第五白法能斷惡法何等惡法
所謂樂入城邑聚落常習憒閙不樂
住於阿蘭若處壞沙門法云何壞法
如是比丘離於修禪及以讀誦或入
聚落或入城邑處處樂住白衣之家
或共男子或共女人多有言說若共
女人言語談說能繫縛人失一切利
益或生欲心何以故女人如火近之
轉近若近女人漸令心亂以是義故

比丘不應入於聚落城邑之中若共
夫言語談說失於一切自利之事於
无漏法心不清淨如是比丘自壞其法
復次若有比丘樂入聚落及以城邑
得多過咎得何等過以入他家令心
憹乱見白衣舍富樂飲食牀褥卧具
心生貪著猶如食吐離阿蘭若遊於
人間捨道入俗捨閑靜樂為家所縛
行貪瞋癡以是過故復墮地獄餓鬼
畜生以何因緣得如是苦由其樂入
城邑聚落是故比丘若欲得地應離
此過
云何捨離以住阿蘭若故能攝一切
无住功德无住所攝第一安隱若有
比丘獨住在於阿蘭若處諸根寂靜
其心清淨意如鍊金第一寂靜善護
諸根離於怖畏離於垢汙第一安隱
得无漏樂六欲天中一切欲樂作善
業故一天之樂可愛无等況復六天
一切諸樂若得盡漏一念之樂无分
譬喻一切思量筭數不能譬喻是故
若求第一義樂應離憒丙不入聚落
以求禪定三昧正受常獨行於山谷

嚴窟阿蘭若處若草聚邊獨一而行
求无漏樂遠離知識親里眷屬當觀
知識親里之樂无常无住是別離法非
無住處濁垢惱乱无有自在多懷怖
畏是故若有愚人智慧薄少捨第一
義樂求有漏樂名相似樂其人則為
遠離光明而求黑闇癡人退没以其
不知功德過相是故應當捨離聚落
城邑之樂常獨住於阿蘭若處如是
離於聚落城邑住林樹間得无住樂
是名第五以白淨法斷於垢業若欲
求樂欲離魔境以白淨法斷除垢法
如是牟修樓陁知說法鳥衆其心調
善善時菩薩利益他心為說迦葉佛經
從昔天子次第傳聞為魔王大臣放
逸等說十一法中已說五法餘有六
法今當次說汝集一心今正是時汝
今已得離難具足若不說法若不聽
法是大欺誑是故已得離難具足諸
根具足當為說法三種惡道地獄餓
鬼畜生之中云何說法云何聽法畜
生之中互相殘害餓鬼飢渴地獄苦
逼云何聞法若人天中不放逸行則

能聞法我難放逸汝善信心汝令諦

聽當為汝說法難得聞難難具足亦
復甚難復次第六垢獨歎誑云何垢
法所謂多欲夫多欲者第一垢染惡
貪住處云何而滅當以知足則能滅
之若多欲者在家出家不得安樂若
在家出家其心多欲常於晝夜不得
安樂若得物已心不寂靜所得財物
不知厭足在家多欲未足為妨如出
家人若出家多欲不名在家不名出
家云何名為出家人也斷除憍慢嫉
妬多欲以要言之若多欲者一切輕
毀若有比丘意多所欲常悕財物如
是比丘於善法中心不清淨心不淨
故諸根不淨行亦不淨若以憍慢經
行僧地乃至一步則入地獄何況剛
具病瘦醫藥而无罪過純地獄行若
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
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為實
聲如鼓聲內空无物若多欲比丘自
稱我是迦葉如來聲聞弟子迦葉如
來法中出家多欲所燒過於大火多
欲迷悶過毒入身多欲傷人過於囊

老多欲利刀伐於善樹過於刀害多欲之患過於惡病多欲之心常求人便欲斷人命過於怨家求便害人是故當知此多欲過破壞二世應當捨此多欲垢穢晝夜思惟終不得樂不時夜摩天王牟修樓陀說迦葉如來所說偈言

多欲如利刀　斬害愚癡人　捨之如刀劒
能害言眞人　多欲大惡瘡　若生於心中
其人貪欲故　晝夜不得樂　欲火憶念薪
愛風之所吹　猛火大熾然　焚燒衆生心
以貪覆心故　令人心輕動　愛著財物故
而喪其身命　若人於世間　造作諸惡業
皆由貪慢故　智者如是說　若人心勇決
能入大火中　皆由貪心故　自作无利益
若刀惱亂苦　若種種鬪諍　皆由心因緣
親近愚人故　當知此衰惱　皆由貪過故
不應親近貪　智者如是說

如是牟修樓陀為善時鵝王說法鳥衆魔王大臣名放逸等說此大過去何斷除當以白法云何白法所謂少欲夫少欲者名曰一切安樂之法若人少欲常得安樂其人不畏王賊水

[illegible]

火多欲之人愛財物故親近他家以
求財物近於小人以求財物若人少
欲則不至於惡人門下不作妄語不
作虚誑歌儛戲笑不作綺語不作惡
業不為貪財欲火所燒見他得樂不
生憂惱不為貪財近惡知識不生疑
慮若行道路不畏盜賊離於怨家人
不来復不畏罰戮在家之人若能如
是則无所畏離諸怖畏一切妄隱何
况出家遠離過畏離在家法住林樹
閑若復来至在家人所多有所求當
知是人食吐无異於沙門中第一供
養所謂少欲少欲比丘知足清淨名
稱普聞唯受一食唯著糞掃衣唯
獨无侶遊於山谷巖窟草聚唯處在閑
於食三分唯食其二若乞食時遠避
知識不近親里唯畜一鉢執持錫杖
隨得供養以智思惟捨之而去若行
道路前視一尋不左右顧眄捨離美
味不食宿飯於聚落中限至三宿於
城邑中乃至七宿不坐寶餝莊挍之
座於本親里眷屬知識捨之不往不
念生者昔味美饍牀褥卧具不說勝

姓親近善友性行同類與同戒者言
談語論如是比丘離惡離濁少欲知
足能斷魔縛若有多欲破戒比丘而
著衆深天及世間无間大惡如病
如賊知足比丘諸根不行色聲香味
觸境界之中住於露地則能利益一
切衆生攝持心意修於身法受心念
處攝持心意於生死中守護諸根以
知足故名為比丘若有比丘欲行少
欲不放逸故則能少欲以放逸故則
生多欲在家出家皆亦如是尒時夜
摩天王以偈頌曰

若不放逸者　則得解脫果　若其放逸者
則墮於地獄　放逸不放逸　此說其勝果
若月若闇冥　若解脫若縛　放逸不放逸
其義亦如是　少欲則安樂　多欲則苦惱
如斯苦樂相　智者之所說　若多欲衆生
其心常如火　少欲如涼池　澡浴離貪人
如火得乾薪　燒之无猒足　多欲人貪財
無猒亦如是　貪人於晝夜　常无有安樂
以其多樂欲　愛箭射其心　過去无量王
貪財無猒足　未來亦如是　一切皆磨滅
是故智者說　少欲最為樂

正法念處經第五十九卷 第二十三張 慎
如是夜摩天王住蓮花臺爲善時鵝
王說法爲衆魔王大臣名放逸等說
迦葉如來第六經法
正法念處經卷第五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